

莹冢前头万木春

又逢清明扫墓时,上海各大墓区前来祭扫亲人的市民络绎不绝。随着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,墓区里早已不允许祭扫者焚烧锡箔纸钱、燃放爆竹等方式,鲜花祭扫就成了环保而时尚的最佳祭奠形式。

既然是鲜花祭扫,就需要卖花人。很多年前清明扫墓,我和家人乘坐墓园提供的直达车。到墓区后,见不少祭扫者手捧鲜花,步履沉稳缓慢,神态宁和肃穆,而我却两手空空。幸而墓区里有鲜花供应,尽管价高,但别无分店,只能买下。进入墓园祭扫,阴阳相隔一整年后,亲人的面容镌刻在墓碑上,清晰依旧。家人担心等我们祭扫完毕后,工作人员会立刻把鲜花收掉,甚至重复使用,便扯开包装鲜花的塑料薄纸,将一枝枝鲜花插在刚冒绿茬的灌木丛中。恰好一阵春风吹过,鲜花微微颌首,似在打着招呼。两个世界的人,通过绽放的鲜花得以心灵感应。

自此每年扫墓时一束鲜花便成了惯例。墓园提供的鲜花品种始终不多,且价格高昂。一次临上墓区,有位中年妇女推着摆满鲜花的自行车靠上前来。价格亲民,看上去又水灵,同车人纷纷解囊购买。家人心动,也买了两把。没想到包裹的塑料纸里漏下残水,冰冷,滴进头发、脖颈里,令我猝不及防,连打冷战。有一年杂事缠身,就拖到了高峰时段。车已开到墓区神道上,前方车流如堵。司机打开车门,干脆让我们直接走向墓区,也就几百米路,平时坐车一晃而过。我跳下车活动一下筋骨,没想到这儿站着一位卖花者,白色塑料桶里插着鲜艳欲滴的小雏菊,嫩黄、粉红、洁白、墨绿,蓬松松散地随意摆着,热烈而奔放,生命的活力瞬间扑面而来。卖花姑娘长得粗壮,20多岁年龄,口音像是周边的本地人,她扭捏着说:前面不让摆,要进市场收摊位费。春寒料峭中,她微红的双颊有些僵滞。姑娘看着我:老阿哥,买两把花吧,都是自家刚摘下来的,新鲜得很,表表心意嘛。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好几把。摆放在墓碑前,怒放的鲜花与沉默的石碑,在我默祷声中融为一体。

后来每次扫墓,我总是下车后特意走回头路,去姑娘那儿买花。那些小雏菊年年鲜艳,盛开在塑料桶里。去年,姑娘却消失不见了,我有些怅然。今年去扫墓,我还是习惯性地向回走一下,那个卖鲜花的摊点竟然又出现了,姑娘的臂弯里还抱着一个娃,原来她做了母亲!我高兴地走上前去,娃娃睁着漆黑如墨的双眸,咿呀咿呀地欢叫着。那位姑娘,哦母亲,微微笑着,弯下腰帮我挑拣起鲜花朵来。这是我步入老年后,去墓园为亲人祭扫,心情最为平静的一次。我知道,冰冷的墓碑下长眠着逝去的亲人,不再归还。生命却像小雏菊般,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呈现。莹冢前头万木春,这大概就是鲜花祭扫的意义所在吧。

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一批老艺术家,他们的艺品和人品,用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形容也不为过。1961年,北京人艺来沪,我仰慕已久,尽管那时我只是个贫寒的学子,也决心要一睹风采。

有一天,在开场铃将响起时,我终于以三毛钱买到一张退票。沿壁摸摸在中排边座坐下,怀着忐忑和欣喜观看。缘紫色大幕徐徐拉开,朱琳出演蔡文姬。开幕表现的是文姬归汉前与儿女离别之痛和与左贤王夫妻之情,一开场就令人潸然。归汉途中,怀辞亲和回乡之悲喜,蔡文姬将半生飘零经历和感受写成琴歌《胡笳十八拍》。台上演员抚着焦尾琴,确实唱起了此名曲。听着看着,我感叹无尽。后来才知道,为了演唱《胡笳十八拍》,朱琳曾专门拜古琴师傅为师,跟着花旦、小生、青衣,学走台步。一个演员,不刻苦学习,把人物精气神融入骨髓,岂能感动观众!看戏时,最惊叹的是

演员的台词功力。吐音咬字,清晰明亮,犹如珠玑,抑扬顿挫,听他们的声音就是艺术享受。蓝天野演的董祀和蔡文姬有很长对话,不急不缓。刚见面时,文姬说“还是按幼时的习惯称我为大姐吧”,董祀答“是,文姬……”此刻停了两秒,再说“大姐……”为何停顿?仰慕,关爱,尊重……

内涵无穷,让观众去想吧。曹操的戏从第四幕开始。扮演者刁光覃,其艺术声望如雷贯耳。他外貌并非虎背熊腰,气质上却演出一代豪杰的英姿。“山不厌高,水不厌深,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。看了其表演,只觉,他就是曹操。后来看过其他人的表演,也和“曹操”一起演过戏,但至今以刁光覃为第一。《胆剑篇》中他演勾践,“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?没有忘记!”“一时的强弱在于力,千古的胜负在于理”,那气吞山河琅琅之音依然回响耳畔。

于是之,剧院顶梁柱。他的《龙须沟》只在录像中看过,而《茶馆》来沪演出时,一票难求。那时我已工作,在寒风凛冽中排队,总算买到票。戏里无任何说教,看后观众都会憎恶万恶的旧社会。剧中演人贩子“刘麻子”“小

听两个老人说事,都与手机有关。春日,我们在家门口休闲闲逗留。一位老大妈见我爱人手上的毛衣,说她现在手机少碰,也腾出手来打毛衣了。她俩讨论起花样的织法,甚为热烈。大

两位老者,以不同的方式修正生活习惯。其所言所行,虽非标准答案,倒也似一滴新雨,自有清明在其中。其一,调适之中有达观。两位长者

的共通之处,是从日常不经意的习惯中察觉问题,主动改变。而且,把作出的改变说与身边人,坦率之中表达自己寻求健康生活的心境。这是一种自我理解,也主动联通着他人的理解。其二,节制之中有出口。“定了小目标,重拾编织生活”“在朋友圈每月玩一次,证明我还是大家的朋友”,是他们决意淡化手机依赖所选择的“精神出口”,有情有趣。没有无奈,却是办法。今天的手机,当然是我们天天一起的朋友。与这位“朋友”相处,能在此过

刘麻子”的,是文化部领导英若诚;演侦缉队特务的,是大明星林连昆。小角色,一点戏,却演出坏到骨子的里大坏蛋。演员,真正的演员!

老艺术家们的情操及高尚人品值得后辈学习。蓝天野是中共地下党员,坚定的理想信念,忠贞的爱情就是一辈子追求。北京人艺老一辈中有十几对演员夫妇终身相守。刁光覃仙逝后,朱琳为了怀念老伴,在《甲子园》里设计了句台词:“哎,你们看,火葬场怎么还排队呀。老伴儿唉,你别急,我穿上小牛皮鞋好来陪你。”此事让许多人感动得潸然泪下。

那年,我看《伊索》,是五毛钱买的退票,坐在前排,吕齐(饰伊索)和方瑄德(饰奴隶主克桑)表演看得清清楚楚。懂了,何谓“卑贱者最聪明,高贵者最愚蠢”;至今还能背诵“狐狸与葡萄”和关于“舌头”的两大段台词。也许老艺术家们没有料到,他们给予我们的影响有多巨大。

近闻黄宗洛老伴尚梦初刚走,她是演蔡文姬女儿的,也许到天堂和朱琳再演《蔡文姬》了。是的,他们的艺术形象永存,他们的风采永存!

刚到德国留学,每天吃饭五块十块,可买只杯子、盘子,舍得一两百块。肚皮满足了,精神也要满足。买来了不舍得用,也不舍得摆,藏进盒子里,垫足宣纸,难得请出来摩挲一下。瓷器以轻薄为佳,但是跟小笼的皮子一样,太薄也不好。薄了烫手,而且机巧太重,停匀失当。轻薄之外,要硬气,跟书法一样。毛笔虽软,但笔画要经打,字要立得住,那些巴洛克的式样,像肉墩子、软骨头。纹饰也有讲究。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的名牌,镀金贴紫,大红大绿,俗气得不行。瓷面作画,妙在轻巧、蕴藉、闲逸,像宋人的工笔小品,又像汤里放盐,一撮,味道就到了。

德国的天气有四季,生活却只有两季。冷的半年,人不是缩在帽子围巾里,就是窝在砖墙里。暖的半年,饭店的门窗从中午开到夜里,桌椅铺满广场,又是嘉年华,又是音乐节——五月到十月,明斯特有六场旧货集市,摊头从大学主楼摆到城外湖边,三里多长。明斯特虽小,但富得名,集市上好货也多。旧的总比新的便宜,反正不太会用。德国师母说,换她也买二手的,这东西都是藏在橱里,外婆传妈妈,妈妈传女儿,没人碰的。

过了几年,老婆来陪读,我的留学生活,一下子从冬天变成夏天。出去玩得勤了,商店逛得多了。她买包、买衣服之余,也随我发现了新大陆。到柏林,要看KPM(柏林皇家瓷厂);到慕尼黑,要看宁芬堡;梅森人口三万,我们足足待了四天。瓷厂有座像模像样的博物馆,瓷厂到老城,一路全是旧瓷店。梅森紧邻德累斯顿,萨克森王国的都城,店也多,专卖店、折扣店、旧货店。还有一片餐厅,餐具都用梅森瓷。客人礼服手包,也忍不住抬起盘子,偷偷看一眼商标。

我们四处捡漏,也就买买旧货、小件。老婆有位闺蜜,立升大,兴致浓,不要说碗碟瓷瓶,精如人偶,巨如浴缸,也是家常日用。杜塞尔多夫国王大道上,有一片百年家居店,我们偶然买到一只花盆,形制罕见,花饰别致,还打七折,老婆向闺蜜显摆。偏偏闺蜜的“万宝全书”缺这只角,对照片越看越喜欢。商店里找不到,就去问瓷厂,早停产了,就定制了六只。定制的钱当然不一样,不过

这点价钱,对她也不一样。用王家卫《繁花》的台词讲,闺蜜的收藏“大而全”,我们的“小而精”。可是我们的到底也不算“精”,再借《一代宗师》的台词,只好跟她的“比想法”。商店里,最便宜的是残品。一把茶壶,少了盖子,价格只开十分之一,还有同款的糖罐,也剩下一半,像只茶盏。我一起买下,把罐头顶在茶壶上,正好封口——既抛冠冕之累,又破彼我之别。

这当然是说说笑笑,但生意场上,是真刀真枪。三四年来,老牌家居店一到搬家,把库房里的钉子户请出来,三折五折卖,一半是瓷器。手绘固然精美,比不过印花薄利多销。这些名瓷,三百年前仿制中国瓷器起家;三百年前,欧洲贵族的城堡、官殿里,有不少“中国厅”,摆中国花瓶,贴中国瓷砖,彰显主人的洋气。现时,今非昔比了。

七夕会

石林由石灰岩溶柱和地壳运动形成,历经亿万年风吹水蚀,造就美不胜收的自然瑰景。初次见识石林,是贞丰堡石林。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双乳峰景区,含藏在弯弯曲曲的荔茂竹林后,全称贞丰竹林堡石林,宛然一个巨大盆景园,精致美妙。那一簇簇插在绿草翠竹间的褐色岩柱,千姿百态,傲骨嶙峋,形状使人产生联翩想象。纵目四望,大漠素云,清朗开阔,竹林岩群,曲径逶迤。约10公里外,形象逼真的双乳峰清晰可见,与贞丰堡石林相映成趣。通向堡石林的宽阔整洁道路上,身着苗族布依族靓丽服饰的男女充满新时代朝气。而以雄浑之气著名的,首推云南石林。昆明市东南70多公里外的彝族自治县,有被评为“世界地质公园”的石林景区。灰色石柱成排连群,峭峻嶙峋,草地绿茵如毯,珍奇树木簇拥石间,布局精巧,错落有致;长湖清澈如镜,廊桥蜿蜒贯湖,徜徉其中,如入阆苑。看过最为大气磅礴的石林是张家界地质公园,它是石林的另一种形态,谓之峰林。上苍造化了其独特景观,曾经有人以“谁人识得天子面,归来不看天下山”之句咏赞。站在海拔1000余米

的山崖边驰目,石柱森然,蔚为壮观。与贞丰堡石林和云南石林明显不同的是,其丹色柱身和危巖上有稀疏生长的苍翠树木。一根根粗大石柱垂直高度约150米,林立山坡,远者瑰壮,近者兀然,极视觉之娱,鬼斧神工。巧遇韩国游客赞叹:“你们中国风景这么好。”另有花岗岩地貌的羊狮慕。从江西温汤镇搭公交半小时,坐上山地小火车,再登乘缆车到武功山境内的羊狮慕景区,顿时兴奋起来。其山石之峻,悬崖之陡,栈道之险,令人惊悚而又钦讶。羊狮慕是一座形似狮羊相伴的山峰,海拔1700余米,山体四周褐色石柱雄俊无比,仰瞻高峰似利剑刺天,遐览峰林如浪腾云。宋朝诗人杨万里游此,叹观壮景而数日思慕,写下“笔锋插霄汉,云气蘸锋芒。此时同挥洒,散作甘露香”的诗句,于是此峻峰又谐音“杨思慕”。贵州铜仁海拔2400米的梵净山,状如朵朵蘑菇的黑色岩群凌傲危峻,遥相对峙的红云金顶仿若竖起的巨型大拇指,在薄云蔽雾中时隐时现。清人诗云:“转眼风云相会处,凭空移步作神仙。”金顶侧看则是两柱直立连体巨石,巅峰双头一桥飞架,直上云霄:雄伟,奇峻,玄妙,叹为观止!

旅游

压畦春露菜花黄

胡兴泉 摄

在南京西路、陕西北路转弯角上,有一家五开间的大型食品商店,那正是我首次踏上工作岗位的泰昌食品商店(以下简称泰昌)。上世纪60年代初,上海市招收了两万余名高中毕业生为会计练习生,我就是其中之一,被分配到泰昌财会当会计练习生。那一年我18岁。

泰昌开张于上海解放前,那时称泰昌食品公司。附近外国侨民较多,因此在服务外侨上很有特色。延至公私合营后,仍“洋气”十足。比如,顾客在泰昌能买到在一般食品商店很难见到的洋酒、老咖啡和现磨的咖啡。糖酒柜台上,白兰地、威士忌、朗姆等洋酒琳琅满目,让我开了眼界。在60年代,对大多数人而言,喝鲜牛奶还是件奢侈的事,更何况老酸奶了,但顾客却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泰昌买了老酸奶堂吃。还可以买了咖啡豆现磨,在当时整个静安区,除了泰昌再无第二家。

泰昌附近还有很多食品商店。隔着一条陕西北路的平安大楼,曾是这一带的著名地标,底层就是平安电影院(现已拆除)。电影院售票室隔壁有一个食品小卖部,“文革”期间一度由泰昌代管。小卖部唯一的营业员陈师傅,是一个老宁波,宁波闲话“石骨铁硬”。我每天要

『泰昌』往事

邓宾善

去那里收取营业款,所以和他混得很熟。他很会做生意,虽说小卖部只有三四个平方米,但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品种齐全,应有尽有。他包的小三角包,五分或是一角一包,包得又快又好。观众无论男女老少,进场前都要在他那里买上一两样零食,所以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平安电影院出来往左拐,有一家叫同泰的食品商店,和平安电影院的小卖部一样,也曾由泰昌代管。虽然它就在斜对面,但由于冬天不见太阳,夏天烈日直照,因此顾客较少。同泰也是老店了,老板姓陈,公私合营后被安排在泰昌糖酒柜做营业员,得闲的时候常和我说起一些往事。当然,今非昔比,但有别于泰昌的人头攒动,到同泰去不必挤来轧去,可以从从容容挑选。从花园公寓拐出弄堂口,就是南京西路,这是我担任财会后一天两次的必走之路,每天下午和晚上都要跑南京西路999号的工商银行。说来也巧,作家程乃珊那时正居住在隔开一条南京西路、与泰昌遥遥相对的一个名叫花园公寓的高档住宅里。当我蹒跚而行时,我哪里会想到,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女作家,也不时地走在相同的马路上。或许很多次,我与逛街的她正擦肩而过呢!